

感 念

今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。不久前,我前往大兴机场准备启程去云南时,已需要裹上一件风衣御寒。

经停昆明转机,飞越怒江和高黎贡山后,我便到了目的地——素有“极边第一城”之称的腾冲。

从北京如冬的秋,到腾冲似春的秋,一日穿越,恍然如梦。我不由想起临行前,曾来过此地的战友对我说:“你到了腾冲,就会知道,那地方和别处不一样。”

其实,我与云南缘分不浅。早在30多年前,这里就留下了我和战友的战斗足迹。之后,我又因公来过不下10次,自以为对这片土地比较了解,并将其视为第二故乡。

但多年来,我一直没有到过腾冲。此番终于成行,主要还是想来探寻腾冲的那个“不一样”。

走出机场,我回头一望,在这座建在山顶上的机场,彩云似乎伸手可及,美妙如幻。“驼峰机场”4个大字,更是让我心里发热,脑海里立即像过电影一样,闪现出抗战时期的驼峰航线、飞虎队……

腾冲地灵人杰,火山、温泉众多,还有古镇、湿地等许多景区,有些还是国家5A级的。而我的首选,则是滇西抗战纪念馆。

走进纪念馆,我首先看到的是展厅里艺术再现当年滇西抗战的大型雕塑。雕塑中,士兵们举着枪,冒着敌人的炮火,奋力往前冲杀,有的在侧身护着战友……他们的面庞是那样年轻,眼睛里却藏着远超年龄的坚毅。

纪念馆里的布置虽然简单,却清晰呈现了中国军队滇西抗战的历程。一件件实物、一份份资料,展现着历史的情景。置身馆中,让人不由得穿越到80多年前。最让我挪不开步的,是一件破旧的棉衣。讲解员说:“这是连长陈刚的棉衣,他牺牲时怀里还揣着给人写的信:‘娘,我在滇西一切都好……’”

“ 坚 强 树 ”

■雷 伟

人 在 军 旅

因为一次调研任务,我登上了祖国东海前哨的披山岛雷达站。

小艇靠岸,咸涩的海风迎面扑来。指导员带着几位战士,早已在码头等候。阳光下,他们的脸庞黝黑而坚毅。“教授,坐车还是步行?”指导员问,“去营房有很长的上坡路。”63岁的我拍了拍膝盖,笑了笑:“走,老兵能行。”

沿山路向上,刚过第一个弯,我看见悬崖边有一棵约2米高的树。指导员抬手一指:“那是‘坚强树’,学名滨桉。可能在雷达站建站那年,它就在这儿扎了根,忍着高温高盐、大风干旱,已经有几十年了。经历多少次台风,周围的树都倒了,只剩它还活着;百日干旱,脚下的草没了,它断枝求生。因此,我们也叫它‘坚强树’。”

话音未落,山风骤紧,树冠瞬间被拉成扁平扇面,叶背翻银,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旗。

上岛两日,我把雷达“从头到脚”看了一遍:登高看天线,下洞看战位,盯屏看态势。在站长的讲解下,我向战友们频频请教,把雷达的组成、性能、作用一一装进心里,也把他们脑中那根“平时即战时”的弦同步到自己的心中。

那天拂晓,朝霞满天,我再去看看那棵滨桉树。晨光里,旗形树冠像是巨大的雷达天线,树干像是承力主轴,枝条如同馈线网络。风吹过,树冠缓缓摆动,叶片翻动,仿佛雷达波束在扫描空域。

我轻抚龟裂的树皮,听着指导员的介绍,像是触到岁月里的回波。70多年前,因在解放临汾战役中表现突出,披山

岛雷达站前身部队被授予“攻如猛虎,守如泰山”奖章。披山岛上,几十年来,一代代官兵以对空情目标“零漏情、零误情”的追求,守望着祖国的一片天空。“坚强树”见证了海岛官兵的坚守。

披山岛上的树和兵,给从事医学工作的我以深刻启示。“坚强树”的故事,传递的是坚韧不拔的精神,也是一种生命的倔强;海岛雷达兵“零漏情”的追求,也恰如临床工作中需要始终保持的“零漏情”严谨态度;他们战备值班时“天上不放过一只鸟,海上不放过一根草”的执着,也与我们在诊疗中坚持的“不放过一个病灶,不放过一个疑点”追求一致。

在岛上期间,我遇到了台风。海面翻着白浪,我顶风抵近崖口,又去看“坚强树”。它像一名战士,迎风而立,树皮黑黢黢的,是多年盐霜和风雨烙下的痕迹;树冠被狂风拉扯着,噼啪作响。

轻抚“坚强树”,我感觉它似乎与我在这里见到的雷达兵一样。狂风再烈,折不断脊梁;海水再咸,蚀不掉本心。这座小岛夏季高温,台风来袭时,官兵顶风冒雨完成维护抢修任务;冬季湿冷,官兵坚守岗位,无怨无悔。

我把对岛上官兵的敬意,寄托在两件与他们健康相关的具体行动上。他们守望蓝天,我想努力为他们守好视力、守好生命通道。

我在岛上停留了9天,台风也远去了。

去码头前,指导员问我:“坐车还是步行?”我答:“步行!我想再看一下‘坚强树’,和它照张相”。指导员笑道:“新兵下连、老兵退伍,都要来看一看‘坚强树’,与它合影是保留项目。”

我俯身拾起一枚落叶,装进衣兜。小艇离岸,我与官兵互敬军礼。码头上

现出的那种坚韧而从容的生活态度。这便要说到和顺古镇了。

相较于国殇墓园的凝重,和顺古镇的生活气息是恬淡而安逸的。一座座青瓦灰墙的民居,错落有致地铺展在山水之间。弯弯曲曲的石板路,被岁月磨得光滑湿润。路旁潺潺的溪流边,几个妇人在洗衣,那棒槌起落的声音,清亮之中富有节奏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宗祠、牌坊,无声地诉说着这里绵延数百年的文脉与乡风。

在小河边的一棵老榕树下,我停下脚步,倾听一位老者给一群小学生讲故事。他说:“孩子们,你们现在赶上了好时候,过着幸福的生活,无忧无虑地读书。可是你们不要忘了,当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腾冲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……”

作为读书人,我尤其爱在古镇的图书馆里驻足流连。图书馆内窗明几净,书香弥漫。我看见白发苍苍的老者,戴着老花镜读着线装的古籍;穿着时髦的年轻人,敲着笔记本电脑抄资料……

这情景让我真切感受到,文化的根脉是如何滋养着一方水土、一方人。炮火可以摧毁城池,却摧不垮这深植于人心中的,对知识、对安宁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坚守。

走到古镇一隅,我遇见一位正在修补铁锅的老匠人。那锅,破了一个大洞。他不慌不忙地将锅固定在架子上,然后旋转着尖锐的金刚钻,在破洞的边缘钻出一排小孔。嘶嘶作响的钻锅声,绵密而执着。我问他:“老师傅,破成这样的锅,还能补好吗?”

他抬起头,从老花镜片的上方看了我一眼,温和地笑了笑,慢悠悠地说:“只要骨架还在,总能补好的。”他指着那排细密的小孔,“从这里,穿上抓钉,一锤一锤地敲打,让它咬合,再抹上油灰,就又是一口好锅了。这就好比腾冲这片被日寇砸破、又被我们修复的土地。”

我一下子怔住了:这话朴实得像脚下的泥土,却蕴含着至深的哲理。不只是腾冲,我们中华民族不也正是如此么?虽历经劫难,只要文化的骨架不倒,精神的血脉未绝,总能在满目疮痍中,一针一线地、一锤一锤地,将破碎的

那些年轻的身影在视野里渐渐浓缩成坚定的黑点。披山岛的轮廓在天水相接处慢慢隐去。上岛时,我怀着服务官兵的信念而来;离岛时才恍然大悟,那群与海风烈日为伴的雷达兵,也在我的心中种下一棵叫作“坚强”的树。

我取出那片落叶,仔细端详,写下“叶片采自披山岛崖口的‘坚强树’,常绿滨桉,高2米,胸径15厘米,树龄约七旬,与天线同转,与战士同伍”。我携此叶离岛,亦携走一段海岛上深沉而炽烈的记忆。

文学 作品

长 征

第六六〇四期

山河与生活,重新修补起来,让它焕发出新的更加美丽的光彩。

在腾冲,清晨起床后我通常去城郊慢跑。有一次,我与一位同在跑步的本地老者交谈。他讲的一段话,令我印象深刻:“我们腾冲山清水秀,可人的骨头是很硬的。当年日本鬼子以腾冲为据点,抵抗远征军的进攻。百姓誓死不当亡国奴,纷纷支援远征军。有的送水送粮,有的运输武器弹药,有的当向导,有的直接拿枪参战。”

一天,我来到腾冲火山群,站在火山口往下看,只见满坑的绿树棵棵都长得精气神十足。很难想象当年这里是怎样一副岩浆奔腾、烈焰滚滚的模样。是啊,这片土地,虽经历过猛烈的毁灭,却也孕育出蓬勃的生命。

在火山热海,当我远远地看见泉池里冒着白雾时,淡淡的硫黄味已飘进鼻孔。峡谷里,火山石铺就的约两公里长的崎岖小道旁,大大小小的泉池,如同沸腾的大锅,在咕嘟咕嘟的响声中,喷发着蒸汽。

遥想当年,远征军缺医少药,他们负伤后来这里泡温泉消炎。突然间,我觉得腾冲的温泉也不一样——它泡过伤痛,也泡过希望;它牢记战争的苦,也感恩和平的甜。腾冲很奇妙——一边是冷峻的火山,一边是滚烫的热海;一边有长眠的英烈,一边有从容的生活。

这冰与火、死与生的交织共存,把战争与和平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回京后,我时常回想起那些在腾冲的日子,渐渐明白了腾冲之所以不一样,是因为它以冷静的火山与滚烫的热海,具象了民族精神中血与火的淬炼历程——于最悲惨的毁灭中,积蓄最蓬勃的生机。

它不被悲情淹没,从惨痛的废墟上站立起来,以惊人的生命力与韧性,将火山的热力化为温泉的暖流,将战火的记忆沉淀为精神的厚度,将边地的异质融汇成文化的多元。

腾冲告诉我:真正的坚强,是经历苦难之后,懂得今天幸福与和平的来之不易;真正的铭记,是告慰长眠的英烈,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这片土地,如今炊烟袅袅、书声琅琅,一派生机——正如他们所愿。

拉 练

■郭宗忠

露水在草叶上
我们又是一夜急行军
我们又是一夜急行军
嗅着清晨的雾气和原野气息
精神抖擞地向着前方行进

军帽和军装湿漉漉的
连长响亮的口号
更像行军冲锋的号角
我们铿锵有力的脚步
爬过一座座山,越过一道道岭
雾散后,更远的远方在等着我们

鸟儿在身后开始鸣唱
它们看到一队威武的士兵
帽徽上的五角星熠熠生辉
那是一道劈开黑夜的光

老 枪

■刘 流

老枪,总嘟囔着嘴唇
听讲解员深情地
解读着他的故事

生锈的枪身上
有硝烟烙上的纹迹

那是队长留下的武器
打出所有的子弹
只将最后一颗
留给了自己

只要有侵略者出现
人群里定会有人
拿起它
射出队长的怒吼

精短小说

高原腹地,发射阵地上,寂静无声。上等兵季小蛰作为发射号手,目光不由自主地沿着起竖的导弹上扬。导弹还没点火,他的双眼就已燃起亮光。

突然,他的目光向下移,那是导弹的尾翼;继续往下,是跟导弹比起来显得不起眼的导弹车。导弹车底部光线昏暗,周围都是卷起的沙尘。

他想起不久前初到这里时看到的一幕——空旷的沙漠戈壁,一个老兵正从导弹车底钻出来。老兵很瘦,眼神坚定,从车底爬出来的样子,像是要用脊背扛起导弹车。

当时,他们是来接管兄弟部队的阵地的,时间很紧张,还有好多工作要展开。他本想多看那位老兵几眼,可在班长的催促下,他很快转入新的任务。

第二天,天光渐明,那个老兵还在忙碌着。起床号响起,两位走下哨位的战士看见老兵在晨光中忙碌的身影,不禁感叹道:“这就是老班长啊,多少年了,每次发射任务结束,他都得亲自维护一遍。人家还没开始,他就干完了,他对车好像比对他儿子还亲……”

也许是听见他们提到“儿子”,老兵的脚步微不可察地停顿了一下。再过一会儿,兄弟部队的战友就要来接管阵地了,老兵心里莫名地掀起一阵涟漪。

季小蛰由班长带着,前来接管阵地。走完接管流程,他们正式接过了这里的岗位工作。两个与他们对接工作的军士笑了笑说:“你们来晚啦,来早点还能见到我们单位的季班长。他一大早忙完就随车队离开了。他可是上过先进事迹报告会的导弹技师,厂家来了都没做的事儿,他都能修好。”沉默的季小蛰冷不丁说了句:“不是‘导弹技师’,是‘导弹车’技师,就是个修理导弹车的师傅……”班长教训道: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,学了发射专业,就忘了保障专业了。季小蛰,我看你……”说到季小蛰的名字时,班长似乎突然意识到什么,他想起季小蛰档案上的一行字:父亲,职业是军人,工作单位是……

几天后就是春节,季小蛰感觉有些落寞,洞库里也显得沉寂,春联无门可贴,只能挂在洞壁上。

突然,洞库门口有一阵声音,是上级机关和兄弟部队的同志前来慰问。一帮人簇拥着一团红——对联、中国结、彩灯,从洞口走来,洞库一点点亮起来,红起来。当季小蛰注意到人群中的一双眼睛时,他的面庞也亮起来,红起来。

风,裹着雪花不时发出尖利的怒吼。一场激战后,志愿军某部野战医院在一阵波涛汹涌般的忙碌后,复归平静,有医护人员在低声交谈,有伤员在轻声呻吟。医院设在一个山坳里,坑道口挂有厚厚的草帘,嗞嗞作响的汽灯把整个坑道照得和外面一样亮。

靠近坑道口的位置,躺着一位高大的山西临汾籍副连长,他的一条腿被炸断了。在等待后方来人转运的时间里,他一直昏迷着。护士罗玉秀守在他身边,不时用湿润的棉球擦拭他裂出一道道血痕的嘴唇。有那么

■刘跃清

一阵子,副连长突然苏醒,说想吃面条,想吃他老家那种喷香的面条。在这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,炒面倒是有,搅拌成炒面糊糊也不难,可到哪去弄碗面条呢?罗玉秀急得团团转,想起离医院不远处有一户朝鲜老乡,她在老乡家里住过几天。她顿时有了主意,马上把脚上八成新的一双鞋脱下,咚咚咚地跑了出去。当她光着脚丫端着一碗面条来到副连长身边时,副连长已经停止了呼吸。瞬间,罗玉秀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滴在了热气腾腾的面条里……

风,裹着雪花不时发出尖利的怒吼。一场激战后,志愿军某部野战医院在一阵波涛汹涌般的忙碌后,复归平静,有医护人员在低声交谈,有伤员在轻声呻吟。医院设在一个山坳里,坑道口挂有厚厚的草帘,嗞嗞作响的汽灯把整个坑道照得和外面一样亮。

靠近坑道口的位置,躺着一位高大的山西临汾籍副连长,他的一条腿被炸断了。在等待后方来人转运的时间里,他一直昏迷着。护士罗玉秀守在他身边,不时用湿润的棉球擦拭他裂出一道道血痕的嘴唇。有那么

鸟儿在身后开始鸣唱
它们看到一队威武的士兵
帽徽上的五角星熠熠生辉
那是一道劈开黑夜的光

老 枪

■刘 流

老枪,总嘟囔着嘴唇
听讲解员深情地
解读着他的故事

生锈的枪身上
有硝烟烙上的纹迹

那是队长留下的武器
打出所有的子弹
只将最后一颗
留给了自己

只要有侵略者出现
人群里定会有人
拿起它
射出队长的怒吼

脊 背

■李文卿
张子杰

简单的节日问候后,“导弹车技师”季班长带领战士们边拿出彩灯和中国结边说:“快过年了,这是我们在

这里时买的物资,我们也要去新阵地,东西就不带走了,希望战友们过个好年。”洞库热闹起来,两个喜庆的红灯笼接管了洞库顶灯的岗,一点红光就这样让洞库的局部有了温暖色调。上等兵季小蛰与“导弹车技师”季班长不知怎么就搭上了班,两人笨手笨脚地挂

着中国结。班长看到这一幕,知趣地给他们留下了空间。

季小蛰与季班长这两人见面,起初不怎么说话。洞库里的设备嗡嗡作响,他们都感谢这阵嗡嗡,让本应充满温情的父子见面不至于显得太寂静、太尴尬。“导弹车技师”季班长先开了口。不远处的班长只听到隐隐约约的几句话:“小子,你还真不给爸打电话啊……真好,终于成了发射号手,爸不该怨你没学底盘,不该说你忘了本……你爷爷当时是工程兵,为导弹筑巢。这军装一辈子就穿过两次,第一次是人入伍时戴着大红花,第二次是退伍时。那时候我也觉得他遗憾,我一定得摸摸导弹是什么样

子,可惜爸只摸到了导弹车。还是你有出息,能发射导弹……”

班长静静地望着这对父子。季班长经常接触机油的手黑乎乎的,说话间就把这颜色融进了手中揉搓的红色中国结。渐渐地,班长似乎感受到,这对父子的心也如同中国结,编织在了一起。

演练开始。一声“点火”过后,导弹尾焰照亮了夜空。在欢呼声中,发射号手战位上的季小蛰眼前浮现出那天父亲爬出导弹车底的样子。父亲的脊背,还有爷爷的,他们和我们,都是托举着导弹的脊背……

一碗汤面

■刘跃清

风,裹着雪花不时发出尖利的怒吼。一场激战后,志愿军某部野战医院在一阵波涛汹涌般的忙碌后,复归平静,有医护人员在低声交谈,有伤员在轻声呻吟。医院设在一个山坳里,坑道口挂有厚厚的草帘,嗞嗞作响的汽灯把整个坑道照得和外面一样亮。

靠近坑道口的位置,躺着一位高大的山西临汾籍副连长,他的一条腿被炸断了。在等待后方来人转运的时间里,他一直昏迷着。护士罗玉秀守在他身边,不时用湿润的棉球擦拭他裂出一道道血痕的嘴唇。有那么

鸟儿在身后开始鸣唱
它们看到一队威武的士兵
帽徽上的五角星熠熠生辉
那是一道劈开黑夜的光

老 枪

■刘 流

老枪,总嘟囔着嘴唇
听讲解员深情地
解读着他的故事

生锈的枪身上
有硝烟烙上的纹迹

那是队长留下的武器
打出所有的子弹
只将最后一颗
留给了自己

只要有侵略者出现
人群里定会有人
拿起它
射出队长的怒吼